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李 太 白 集

(八)

李 白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李太白集

(八)

李白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李太白文集

## 卷三十四

### 附錄四

#### 叢說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

吳融禪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關開蟄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

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鷗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

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滄浪詩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送齋詩話。唐人以李白爲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

李賀鬼才絕

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子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

聖教

徐而菴說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

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退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

何其橫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

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響。張籍皇甫湜輩學

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

珊瑚鉤詩話

雪浪齋日記。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

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

顯琦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滄溟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

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綿繡。

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

其爲詩疎宕有奇氣。

孫觀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

皮日休鄧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適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

明遠體。

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隱源

話叢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李夢陽章國饒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

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以其所能鳴。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楊升菴四川總志序

陳子昂為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楊升菴周受菴詩選序

王荆公嘗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藹。



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辨體

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

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與徐凝一場決

殺醉中聯爲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俊而法度最爲

森嚴况餘者乎。趙宦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

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迺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爲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

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

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

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日，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辭。並唐書所引蓋六用之。容齋四筆

予嘗論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

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蘇東坡書黃子息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

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

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

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爲少陵太白當險阻艱

難，流離困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

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讒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尙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

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郝經與撤彥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虞伯生傳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尙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吳偉業與宋尙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謂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遺逸，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篇，無所聞。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旣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閒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

往橫梁賦詩。故其適壯抑揚。宛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留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

舊唐書  
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爲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爲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爲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爲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竹坡  
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藥人所可議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

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

黃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韻語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

鶴林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翻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

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

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胷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

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愬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

高其救房瑄亦正

鶴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

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全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義和天道平用爲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君談笑靖胡沙又如

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叙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瞻。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蘇澹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有一杜。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

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儉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己意，己才發之，尙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歎，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韞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太白五言，沿洄漢魏音，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絕句超然自得，冠絕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窳，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以古詩爲律詩，其調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爲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難陳。巨細咸著。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溫醇律體微垂。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臯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胡應麟詩藪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織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爲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